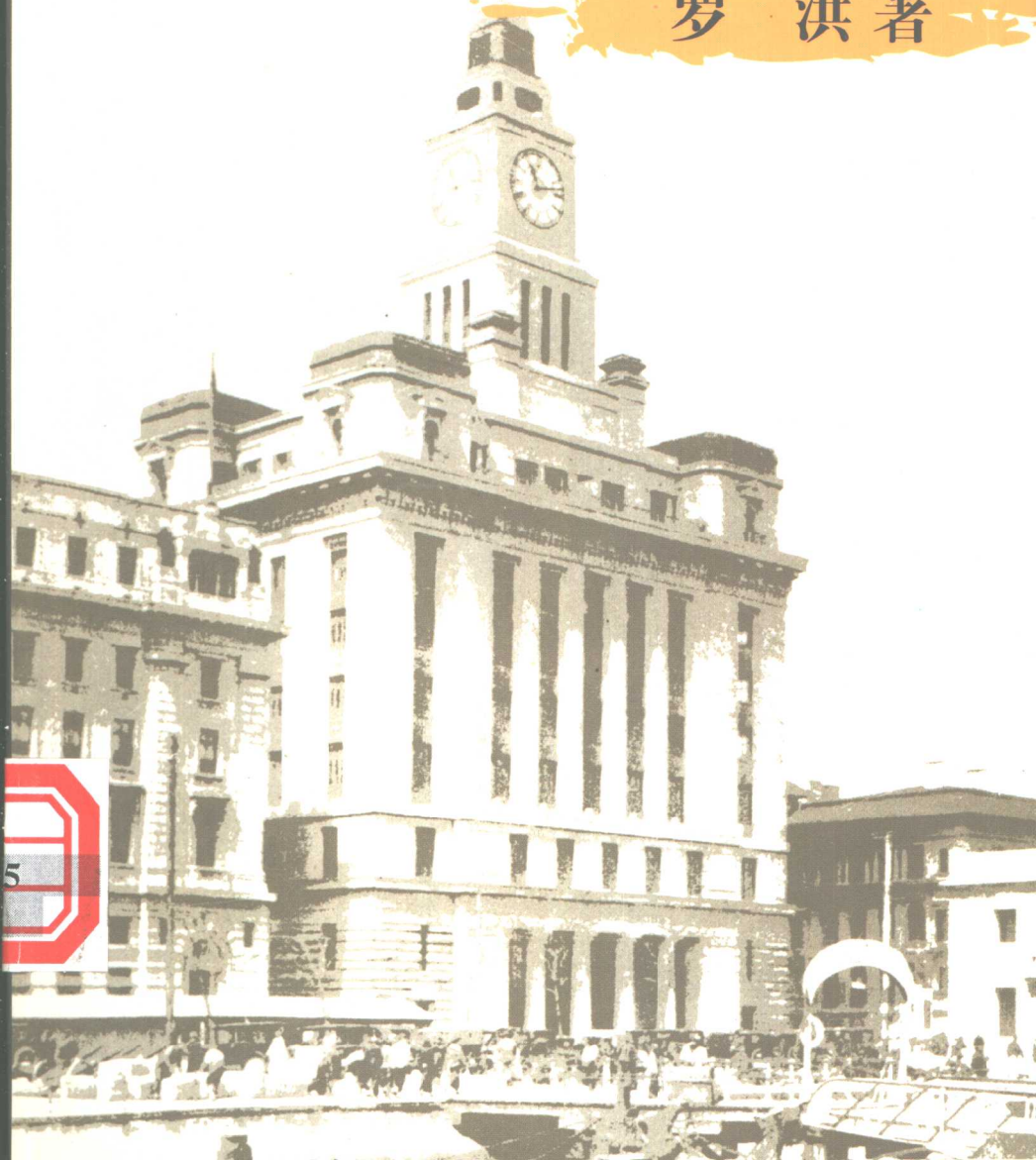


孤岛岁月

罗 洪 著



I247.5/984



* T199561 *

孤岛岁月

罗洪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孤岛岁月/罗洪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2.7
ISBN 7-5442-2105-9

I. 孤… II. 罗…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6811 号

GU DAO SUI YUE

孤 岛 岁 月

作 者 罗 洪

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 雯

封面设计 刘菲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丰润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105-9/I·419

定 价 18.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罗洪，其人及其作品

施蛰存

我生长于松江，这个城市，从宋元以来，一直是盛产鱼米棉布的江南大城市。这是一个府城，管辖七个县城，包括上海在内。一府七县，都是封建地主的领地。中小地主住在县城里，大地主就在府城里住大宅院。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这个府城渐渐没落，地主阶级永远过着世袭的封建生活，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城市里没有生产性的工业，一部分大地主把财富转移到上海，在上海租界里经营企业，几十年来，也没有出现工商界的巨子。于是，今天，松江府城沦为上海市的一个属县。

我生长在这么一个虚有其表的江南大城市里，在这里读完了中学，所接触到的同学少年，几乎都是大大小小的地主少爷。他们读完了中学，很少人到外地去升入大学，一般都是在家里守业。时代的新风尚，对这个城市影响很小。晚清时代，各大城市，都有响应洋务运动而出国留学的人士，惟有我松江，留学生最少。南社创办人高天梅、姚石子，都是松江人，社员有姚鹓雏，杨了公，人才也没有苏州、无锡之盛。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最初反映在钱江春、胡山源诸人组织的弥洒社，出了一本集刊。但他们的活动不过三五

年，因钱江春病逝而散体。

弥洒社以后，致力于新文学活动的松江人，屈指可数。我于一九二四年开始新文学创作，稍后一些，徐志摩的学生赵家璧，在光华大学毕业，入良友图书公司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五十年的新文学出版事业。他自己也翻译过几部美国小说，写过一些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论文。再稍后几年，朱雯在苏州东吴大学开始了他的文学工作。他的夫人，罗洪，在苏州女子师范毕业后也渐渐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五十年来，从事新文学工作的松江人，连我自己在内，不过四人，这个古老城市的文风，可谓非常衰微了。

三十年代，我和家璧，都在上海工作，但家还在松江，因此我们每周末就回松江。朱雯在松江中学任教，故长住在松江。每个星期日，我们三个人互相访问，大家谈些文艺消息，文艺计划，直到抗日战争开始，三家都从此永远离开了松江，而松江这个封建县城也在炮火中被摧毁了。

最近，有人要我谈谈关于罗洪的事。我回忆了一下抗战以前的交往，却发现一种以前没有察觉的情况，我和罗洪很熟，但一点也不了解她。罗洪在当时已是一个女作家，但我一直以为她是朱雯的妻子。我到她家里去，是访问朱雯，不是访问罗洪。罗洪虽然在一起谈话，我始终以为她是在做一个善于款待客人的家庭主妇。在松江的那一段时期，大约有七八年，是我们过从最密的时期，而我对罗洪的认识却是如此之肤浅。说一句自我解嘲的话，这应该归咎于她不应该是我的朋友们的妻子。

一九四三年，我从福建间道回沪省亲，在上海住了三个月。那时，朱雯在屯溪，罗洪带一个孩子留在上海。我计划

从杭州过封锁线，到严州转屯溪，再从屯溪去福建。罗洪也正在想去屯溪，于是我们结伴同行。出杭州市，过铁丝网，经过日本宪兵的检查，才得乘船登上平安的旅程。从严州到屯溪，船从新安江逆流而上，每日的航程比步行还慢。在船上十多天，只有罗洪是谈话的伴侣，这是我同罗洪单独在一起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所谈的，也还是家常事或家乡事，很少涉及文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是一位女作家，我所认识的罗洪，仍然是我的朋友朱雯的妻子。

我虽然和罗洪很熟，可是又很生疏，虽然知道她数十年来生活情况，可是又毫不了解。这就是我刚才忽然发现的情况。

对异代人来说，一个人要了解前代作家，惟一的方法是熟悉这个作家遗留下来的作品。对同时代人来说，一个读者也还是通过作品去了解一位作家。一个作家的思想感情认识，反映在他的全部作品里，是无可遁形的，但是，你如果去访问一位作家，请他谈谈关于他自己的事，你们获得的恐怕未必是真相。对于罗洪之为人，我虽然没有从人与人的关系去了解，却也可以从文与人的关系去了解。遗憾的是，罗洪的小说，我所熟悉的只是她早期的一部分。我办《现代》杂志，曾发表过她的两个短篇。她的第一个短篇集，还是我介绍给出版社的，大约在那一段时期，亦即三十年代的中期，我对罗洪的作品，可以说是比较熟悉的。抗战期间，我不容易见到罗洪的作品。这以后，她的作品少了。我也不再关心于文艺创作，对罗洪的后期作品，可以说无所知。直到最近，她送了我几本新版选集，才在病榻上看了一遍，可以说是补了一课。

罗洪的作品，也像许多作家一样，抗战前后是两个境



界。我所熟悉的，感到亲切的，是她在抗战以前的作品，因为她所写的人物性格，都是江南小城市经常见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我和罗洪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她所写的往往也正是我所写的，因此，我对她的作品的印象，常常觉得小说就应该这样写。抗战开始以后，罗洪流转于苏浙皖一带，生活面广了，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反侵略斗争，因而生活的意义也不同了。这时期，她的小说，应该是大有异于早年。但是，我最近看了她的一些后期创作，发现它们只是在题材、人物、主题方面和早期作品不尽相同，但是在创作方法上，后期的罗洪仍是早期的罗洪。

这是不足为奇的。一个作家的文体、风格、创作方法，一经形成，就很不容易改变。罗洪的文体、风格、创作方法，在抗战前已形成了。如果我们用一二句话概括罗洪的创作方法，我以为，我的印象是，她的笔调侧重在性格刻画，而不很措意于故事结构。罗洪的小说里，没有复杂的故事，而随处可见细微的描写。赵景深说：“以前的女小说家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这说明了罗洪是一位侧重于性格塑造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外国现代文学中，英国的曼殊斐儿、法国的高莱特，她们的小说，也都是不措意于故事结构，而把细致的笔调用于刻画人情世态，罗洪正是这样一位现代作家。

罗洪之为人，是典型的江南女性，理智控制着热情，冷静的观察代替了浪漫的幻想。她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一种几乎接近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正好说明了“文如其人”这一条古今中外的文学原理。

1983年7月5日

罗 洪

赵 景 深

自从去年十一月一日回沪以后，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总觉得在立煌的两年比较悠闲。上海的这半年生活，特别繁忙，而且杂乱，是我近十余年来所不曾经历过的。颇想“偷得浮生半日闲”来欣赏文艺作品，事实上总未能如愿。朋友们送给我的书和刊物，我都特别珍重，理出一个书橱来，专放这些书刊。我看重文艺界的朋友胜过一切达官贵人，每将仔细阅览他们的作品，当做一种愉快。但既不得闲，也只好忙里偷空，利用时间，在电车上或筵席上来翻阅。这样看书，心既不能宁静下来，感受的程度之差也是不言而喻的。

就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看完了罗洪女士的两册短篇小说集：《鬼影》和《这时代》。

匆匆看过之后，我有这样一个印象：现代女小说家向来所写的小说都是抒情的，显示自己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罗洪却是写实的。我们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几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个女性，描写的范围广阔，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我看过的创作太少，概括论断，容易陷入错误，倘若容我说一句臆想的话，那么在我的阅读范围以内，以前女小说家都只能说是诗人，罗洪女



士才是真正的小说家。

冰心是诗人兼小说家，她的《笑》实在只是散文诗。几乎她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个冰心在内。爱海，爱母亲，爱小孩，充满了抒情的调子。庐隐的《海滨故人》大约是她自己过去生活的写照。凌叔华的《小哥儿俩》渗入了她自己的情感和爱好。绿漪的《棘心》可以说是她的自叙传。即使是丁玲早期的作品，描写的范围也似乎只限于知识分子。陈学昭的《倦旅》也是抒情的。总之，他们的作品虽各有风格和特色，仍显出是女子的作品，使读者看清了烙印，但罗洪却不同。除了偶然看见一些纤细的描写，倘若掩盖住作者的姓名，几乎很难猜出这是女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与冰心、凌叔华来做一个对比。

在罗洪以前，有过写《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那样的博涉来写小说的女作家吗？也许有，甚至有不少。可惜，我再说一遍，我实在看书的工夫太少了，连沉樱、凤子的小说都还不曾读过，冰莹和白朗的小说也读得不多。还有一些女小说家，我一时举不出名字。

罗洪写小说，似乎是由拘谨到洒脱，由工笔到写意，由堆砌到白描。说老实话，有过一个短时期，我不喜欢她的小说，那就是那些拘谨的、工笔的和堆砌的。但是，拘谨、工笔和堆砌该是她写小说的稳固的基础。从拘谨解放到洒脱，从工笔解放到写意，从堆砌解放到白描，比那一开始就洒脱到不可收拾，写意到意不能至，白描到不够力量，总要好得多吧？说来奇怪，《鬼影》和《这时代》这两本书名我不喜欢。《鬼影》嫌其头绪纷繁，幼时看《东周列国志》，连看几遍，都没有心绪看下去。过了一些时候再看，还是看不下

去。《这时代》也写得太凝重，不活泼，给予读者的印象不鲜明。我希望作者以这两篇小说作为书名，只是为了它们可以作为书名，而不是为了特别爱好这两篇。

集中有几篇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但我尤其欣赏描摹人情世态的那几篇。例如：《鬼影》集中的《践踏的喜悦》，《这时代》集中的《友谊》、《王伯炎与李四爷》、《邻居们》。

我希望作者做一个“女中吴沃尧”，“中国的巴尔扎克”，继续在社会小说这一方面努力！

载 1948 年 4 月上海北新书局版《文坛忆旧》

序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抗日战争在上海爆发，战斗了三个月，中国军队于十一月十二日从上海撤退，日军占领了上海。当时上海有英法两国的租借地，人们称之为租界。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日军不能进入租界。租界周围的中国土地被日军占领了，租界便形成一个“孤岛”。

小说《孤岛岁月》，就是以上海的租界“孤岛”作为背景而创作的。“孤岛”存在四年一个月，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正式向英法美宣战为止。

《孤岛岁月》是在一九九六年下半年写的。如茅丽英之死，义卖等都是真实的事。书中如孙先生、陆雅萍，都有原型。这本小说原先的设想，规模比较大，情节要大大的展开。考虑得还未成熟，生活上突然发生变故，便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赶快把小说写下，没有考虑成熟的部分，全都舍弃。

一九九六年初，我摔了一跤，右肩骨折。骨头接上后，拍了片子。隔了一天又去拍片检查，医生说有一点错位，但不会影响今后右手的动作。医生又说，这个部位骨折，愈合



较慢，对生活上带来的困难也较多。第一次去接了肩骨，就用一条木板托住下半段手臂，包扎妥帖后用布带吊在脖子上，嘱我两个月才能取下，平时不能碰撞移动。那时是寒冬未尽，春寒料峭，左臂穿上棉衣，右边半件盖住右肩，肩头还用棉花垫着，腰间用带子把棉衣捆住。晚上只能背靠棉被，坐在床上，心里只怕右臂成为残废。好不容易挨到两个月，又去拍片检查，骨头已经愈合。医生取下绷带，我一看那条手臂便吓住了，只见上下两段手臂的肉高高隆起，硬如石块，手背肿得像个馒头，手指又肿又僵硬。这是两个月来手臂弯着不可动，血流太少之故。我只得安慰自己，慢慢会好起来的，不残废已是幸事了。

骨头愈合，医生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只有想法向亲友觅到一个能够消肿活血的中药处方，把中药烧热了，能浸泡的地方浸泡，不能浸泡的地方，用药汁浇上去，以几层纱布浸了药汁热敷，每天两次，每次得花费一个多钟点。半个多月后，手指退了点肿，渐渐能够弯曲，手背也感到轻松许多。

从这次的意外，我意识到自己年过八十，来日无多，应该抓紧时间，将近年来准备写的关于上海“孤岛”的小说，赶快写下。右手还不能握筷吃饭，但我试试拿支铅笔放到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勉强能够夹住，却木然不能移动。

我想，能够夹住就好，便试试用左手两个指头帮着顶住笔，用这两个指头推动，就能够写字了。于是铺了纸，找到两个镇纸用的玻璃块压住纸。第二天清早开始，就让左手两个手指头推动右手指夹着的笔杆儿，开始写作。有的字占了两格，有的倾斜歪扭，反正我自己能看得清楚。这样写，还必须站着才行。实在感到累了，或是需要思考一下，才坐下

休息，只四五分钟，又继续写。

如此奋战两个月，《孤岛岁月》的草稿写完了。

这年十一月，手背和手指全部退肿，上下手臂两个硬块小了一点儿，还是用中药浸着敷着，到一九九七年初春，手臂上的硬块消失了，才开始抄写的工作。

我已经多年没有跟出版界联系，不知该如何处理这稿子才好，最后竟考虑自费出版，送赠给亲朋好友。

现在我对这本小说稍做补充，由于王安忆同志的关心和相助，该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该书得以与广大读者相见，实现了我的心愿，在此谨向王安忆同志致谢！

罗洪

2001年9月

如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刚大学毕业，还没走出大学门口，时局就突然紧张起来。报纸上有消息，人们也相互诉说：驻在东北的日军，调动频繁。

这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如云想起自己念高中的时候，沈阳地区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从此，东北被日军占领。现在日军调动频繁，一定又有什么野心！如云原先的打算很简单，毕业之后回家找个工作，先留在母亲身边。她家很简单，除了母亲，只有她和弟弟，去年弟弟考进了清华大学。家里只母亲一个人了，母亲已守寡多年，培养她们姐弟俩读大学，很不容易，所以毕业后，先回乡工作，是她的心愿。

她念书的大学在上海，家乡就在上海附近的小县城。她告别了同窗好友，两个小时就到家了。母亲却已经盼了好几天，坐定之后，母亲的第一句话却是：“如云，你们大学里也谈论东北日军忙着调动军队吗？这里，大家说得有头有脑的，好像祸事就要临头了。”

如云想冲淡妈的紧张情绪，就说：“去年十二月不是发生了‘西安事变’吗？当局已经同意一致抗日了。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抵抗日军，力量还是不小的。”

“大家都说，不抵抗是死路一条。”如云妈松了一口气，“我该弄点什么给你吃，你没吃饭就上车的吧？”

“妈，不要忙，我吃了东西的。”如云坐到妈身旁，“我决心在家乡找个工作，不离开你。”

如云妈高兴地拉住了女儿的手说：“你是这样说过的，不让我孤零零一个人。现在你也没有改变吗？”

“没有。时局动荡，更需要我在你身边啊。”

听女儿这么说，做母亲的心里充满欣喜。她看看女儿汗湿的衣衫，催促女儿去洗脸抹身子，换件衣服。说着，她为女儿冲了一杯果子露，这是刚时兴的东西，暑假快到，女儿就要回来，她早就买好了。

如云洗完了，换了衣服，端起她妈冲好的果子露杯子，问妈妈是不是还每天看报纸。

“每天看，看得还很仔细。”

“很好很好。”如云说。喝完了果子露，她问妈妈记不记得上次回来去找过住在东边的李老师？她妈妈记得很清楚，如云是托李老师问问省立中学，是否需要增聘教师，急急地说：“现在你回来了，应该去讨个回音啊。”如云觉得妈是那么兴奋。

四点过后，如云去找李老师，李老师正巧回家。她们是先后同学。如云考进那个大学，李惠君刚刚毕业。她们两家住在一条街上。如云念中学时候才开始跟李惠君招呼。李惠君告诉如云，学校已同意聘请她，不过还需要面谈一次。说完这些，李惠君就谈到时局，她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认为日军调动频繁，一定有计划、有目的。

如云说：“历史是不能忘的。九一八事变时，我念高中，记得第二年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战争。”

“那时政府是犹豫的，幸而驻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英勇抗战，民众又情绪激昂，日军才没使事态扩大。”李惠君说着，心情很沉重，气血旺盛的脸色，却变得煞白了。

如云又像刚才对她妈说的那样，提起了“西安事变”。

“这有点作用，当局会考虑的吧。但如果说话不算数呢……”

“大家担心我们国家不是被列强瓜分，就是被强邻吞并。”

“老百姓倒真是醒过来了，都觉得不抵抗是死路一条！”她拍拍如云的肩头说，“你等着吧，学校会找你谈的。”

隔了几天，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七月七日，我国驻守在卢沟桥的军队遭到日军袭击，我军被迫还击，称为“卢沟桥事变”。

这个消息像利刃一样刺到人们心上。大家心里都在想着这比几年前的“九一八”又进了一步，逼到华北来了，那么，是否又要在南方动武呢？

如云和她妈妈也谈论这件事。刚从学校出来的如云，心急如焚，她认为这次日军一定要侵犯南方，可能又要打到上海。但她不敢在母亲面前说出来，怕母亲担忧。她母亲不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也读完了初中，又在家里读了不少书。平时也关心一点时事，所以又是出乎如云意外，倒是母亲先说：

“如云，如果日军这次又打到上海来，当局会不会抵抗？”

“妈问得真好，”如云看着她妈妈说，“如果他们知道现在的民心，如果他们记得‘西安事变’时自己的诺言，是会抵抗的。”

“我看不抵抗是死路，这话一点不错。”这是如云妈第二

次说这句话了。她不是多啰唆的人，年纪也不太大，从她今天说了这话以后，就不多谈论了。如云则有时到李老师家去。有一天回来，她对妈妈说：

“今天吃过晚饭，中学里教导主任蔡老师，约我和李老师一同到新文化社，谈谈关于我教课的事。那边有个露天茶场咧。”

如云妈也知道新文化社，这是近年来新办的，会员都是知识界的人。每人缴一百元，县里拨了地，造了点房子。大厅出租办喜事，讲究文明移风易俗，又经常在大厅办演讲会，平时可以供大家喝茶。她不知道还有露天茶场，所以高兴地说：

“夏天有个露天茶场，真不错呀。我老是足不出户，就这么闭塞了，还不知有露天茶场哩。”如云妈说着，自己也笑了。

如云看着妈小小的个子，说话不慌不忙的，觉得很可爱，可惜年轻时没参加工作。按妈这个年龄，当时初中毕业的女子也不多，是能够做点事情的。

露天茶场相当开阔，排着二十多张小圆藤桌。如云和李惠君一同到达的时候，将近二十张桌子几乎坐满了人。李惠君跟蔡老师约好，尽可能坐在右边，出入方便，正好右边还有两三张桌子，她们就坐下了。刚端来茶壶茶杯，蔡老师就到了，他是一位近五十岁很沉着又很和蔼的人。

如云跟蔡老师已见过一面，就在七七事变以后。那天，她跟李惠君在路上走，碰到了，李惠君做了介绍。今天除了蔡老师，还有两位年轻教师，一位姓王，一位姓赵，大家坐